

# 近代會黨與民間信仰研究

## 邵雍

秘密社會一般分為秘密宗教（會道門）和秘密幫會兩大系統，與之有聯繫的土匪被稱為教匪和會匪。作為一種被統治階級認為是非法的社會組織要生存發展，用一定的倫理道德來規範其成員之間以及它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本書細述天地會、小刀會、雙刀會、太平軍、義和團、道教、基督教、辛亥革命等的歷史互動軌跡。

# 近代會黨與民間信仰研究

邵雍

秘密社會一般分為秘密宗教（會道門）和秘密幫會兩大系統，與之有聯繫的土匪被稱為教匪和會匪。作為一種被統治階級認為是非法的社會組織要生存發展，用一定的倫理道德來規範其成員之間以及它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本書細述天地會、小刀會、雙刀會、太平軍、義和團、道教、基督教、辛亥革命等的歷史互動軌跡。



史地傳記類 PC0163

## 近代會黨與民間信仰研究

作 者 / 邵 雍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邵亢虎

圖文排版 / 陳宛鈴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 : +886-2-2796-3638 傳真 : +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mailto: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 : +886-2-2518-0207 傳真 : +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886-2-2795-3656 傳真 : +886-2-2795-4100

2011 年 7 月 BOD 一版

定價：34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次

湖南天地會起義的歷史背景 .....	1
湖南道州天地會起義 .....	5
江西龍泉添弟會起事 .....	9
關於小刀會起義的幾個問題 .....	12
1853 年臺灣天地會大起義 .....	23
李紹熙遊民集團和上海小刀會起義 .....	33
寧波雙刀會起義與洪世賢起義 .....	37
諸暨蓮蓬黨起義 .....	41
康有為、梁啟超與會黨的關係 .....	49
興中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 .....	55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 .....	71
論黃興與會黨的關係 .....	93
論宋教仁與會黨的關係 .....	101
陶成章會黨工作述略 .....	109
論秋瑾與會黨的關係 .....	121
張謇論會黨 .....	130



陳亞貴	140
黃德美	145
林俊	152
劉麗川	160
劉永福	167
應桂馨其人	171
常玉清其人	177
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與中國秘密會社	187
近代秘密社會的倫理觀	196
近代會道門經典的政治傾向	208
崔濟愚《東經大全》的價值傾向	214
義和團運動中的道教信仰	220
論吳文化對江南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	233
探析清代中後期荊楚文化對湖北民間宗教信仰傳播的影響	243
探析民國初期中原文化對中原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	251
探析民國前期泰山神民間信仰的特點	260
從《申報》看上海地方政府反迷信措施（1927～1937）	269
參考書目	278
後記	279

## 湖南天地會起義的歷史背景

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天地會起義此起彼伏，十分踴躍，不僅給了太平軍以有力的支援，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在湖南的腐朽統治。湖南天地會的興盛可以從當時湖南社會的經濟狀況中找到原因。

耕地面積有限，土地兼併嚴重是當時湖南封建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據統計，咸豐元年（1851年）湖南人平均耕地面積僅一畝半左右，<sup>1</sup>耕地嚴重不足。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在於地主階級瘋狂的土地兼併，如桂陽縣大地主鄧文盛共有七子，「列宅分地，數十畝田舍相望」；另一大地主鄧仁心，兄弟二人有「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游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sup>2</sup>；長沙縣地主李象鵠，嘉慶壬申時有收年租一千二百餘石的土地，至道光壬辰（1832年）時發展到「較壬申數且六、七倍」<sup>3</sup>。

隨著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數官僚地主手中，喪失土地的破產自耕農越來越多。迫於生計，這些破產農民往往屈從苛刻的條件向地主求佃，地主趁機對佃雇農實行超經濟的剝削。當時有人揭露說：「近日湖南人情澆薄，以強欺弱，往往本屬雇工，配以婢女，限滿不許歸宗，仍行霸留者。偶或摯婦言歸，輒即指為逃奴叛僕，輒轉興訟。愚民飲恨吞聲，莫敢辯理，殊甚矜憫。又有擅將佃戶為僕，矜行役使，過索租粒，盤算磊利，甚有呼其婦人至家服役，佃戶不敢不從者。且有佃戶死亡，欺其本宗無人，遂賣嫁其妻若子，並收其家資者」<sup>4</sup>。因

<sup>1</sup> 參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10頁、第60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

<sup>2</sup> 《桂陽直隸州志》卷二十。

<sup>3</sup> 李象鵠：《懷望隨筆》卷首《闔郡呈請入祀鄉賢祠履歷事實》。

<sup>4</sup> 同治《長沙縣誌》卷二十，《知縣朱前治條陳利弊論》。



此在地主肆意漁肉下的雇工佃戶在政治上近似奴僕，在經濟上形同乞丐。

尚未破產的自耕農的日子也不好過。官府對田賦的改折浮收和胥吏差役的苛捐勒索是架在自耕農脖子上的兩把刀子。鴉片戰爭前後，全國性的銀貴錢賤同樣使湖南的農民大受其害，各地官府趁火打劫，任意改折，使農民的負擔大大加重。據曾國藩當時的估計，銀錢改折使農民「暗加一倍之賦。」<sup>5</sup>湖南巡撫駱秉章也承認：「地丁正糧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數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清釐，一聽書吏科算徵收，包徵包解，不厭不止。從前銀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漸次增長至二千三百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暗增一倍有餘之數。……收成稍稔，穀一石僅值錢四百文。農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須糶穀五石，始得銀一兩。……農末交困，群情洶洶。」<sup>6</sup>曾國藩、駱秉章這裏所說的還僅僅是正賦，官吏胥役的浮收勒索尚不在其內，事實上，後者也同樣是相當可觀的。對於這一點駱秉章也是承認的，他認為「官吏之浮收和銀價之翔貴」同為「湖南錢漕致弊之原」，因為「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陋規稍資津貼……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准多取，則辦公無資。廉謹者無所措其手足，不肖者反將從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為國計民生之害。」<sup>7</sup>湖南有些地方衙門官吏「一年四季轎馬紛紛，沿鄉徵糧，每逢糧少者，銀壹兩勒錢七八千十千不等，糧多者勒錢五六千不等，帶取抽封造冊紙筆契喜錢及茶油茶葉雜費，不飽不放。」<sup>8</sup>苛捐雜稅，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甚至「四出晝夜追比，鞭撲滿堂，血肉狼藉」，連曾國藩也深感農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sup>9</sup>。

<sup>5</sup> 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sup>6</sup> 駱秉章：《瀝陳湖南籌餉情況折》，《駱文忠公奏議》卷十二。

<sup>7</sup> 駱秉章：《瀝陳湖南籌餉情況折》，《駱文忠公奏議》卷十二。

<sup>8</sup> 李汝昭：《鏡山野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第 15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sup>9</sup> 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湖南南部地區更是從 1830 年起至 1854 年為止，「屈指二十四年，蟲蝗水旱，大荒三載，災連不絕，流離失所者居多」<sup>10</sup>。例如郴州府桂陽縣 1846、1847 年連年旱災，1847 年又有雹災，1850 年旱災，「秋冬瘟疫作」。1853 年夏水災，「後大饑，斗米六百文。」<sup>11</sup> 1854 年寧遠縣久旱災無水。<sup>12</sup>

飽受天災人禍的湖南自耕農破產之後，有一部分轉入手工匠作，商路腳夫，挖煤開礦或淪為流民。這些「無恆產力作以謀衣食者……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sup>13</sup>，其中在湘潭經南風嶺到廣州這條商路上奔波謀生，從事運輸、護商、小販的勞動人民又受到清政府鎮壓天地會起義的影響，生計幾絕。不得不奮起抗爭，鋌而走險。據駱秉章奏報，「郴桂一帶亂民本多，又自楚粵道梗以來，商販不通，小民失業，無聊以饑寒而流為盜賊者亦複不少」<sup>14</sup>，這些「乞活流民聚黨橫索」<sup>15</sup>，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

湖南的會黨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興盛起來的。咸豐初年湖南寶慶府知府魁聯承認「南省會匪，遍地皆有」<sup>16</sup>，曾國藩亦稱「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sup>17</sup>。具體地來說，湖南天地會的分佈以湘南的永州府、桂陽州、郴州為最多，湘東南的衡州、長沙府屬的茶陵、攸縣、醴陵、瀏陽次之，湘西南的寶慶府等地再次之。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十分害怕太平軍和湖南會黨聯合起來，構成一股反清的合力。1851 年 7 月咸豐帝在上諭中稱：「湖南地方會匪實亦不少，現在廣西賊氛未靖，湖南境地毗連，若會匪潛相勾引，所關非細。……

<sup>10</sup> 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sup>11</sup> 《桂陽縣誌》卷之二十二，祥異，第 11 頁。

<sup>12</sup> 《寧遠縣誌》卷第六，第 3 頁。

<sup>13</sup> 張德堅：《賊情彙纂》新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第 294 頁。

<sup>14</sup> 駱秉章：《永興茶陵失守分路剿辦情形折》（咸豐五年九月十二日），《駱大司馬奏稿》卷四乙卯中。

<sup>15</sup> 《桂陽直隸州志》卷四，事記，第 10 頁。

<sup>16</sup> 魁聯：《復周鹽道四條》，《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一。

<sup>17</sup> 曾國藩：《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且既有土匪接應之謠，尤不可不預為防範」。為此咸豐帝特命湖廣總督程矞采「即行馳赴湖南督同文武大員於要隘處所加意防堵，仍不動聲色，防查該省會匪實在情形，妥為防備。」<sup>18</sup>但是隨著太平軍向湖南的進軍，清政府企圖防止湖南會黨和太平軍合流的計畫破滅了。

早在 1852 年春，桂陽州天地會就在李明先、彭遠洪的領導下於小洞地方聚眾起事，建號「洪順」，相應太平天國。<sup>19</sup>1852 年 6 月上旬太平軍自廣西全州進入湖南永州府境內後，「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一至道州，勢遂復熾」<sup>20</sup>。打著天德王旗號的天地會周法潰部主動約道州太平軍共同攻打江華縣城。<sup>21</sup>而應邀前來會攻江華的太平軍中又有千餘人是道州當地的起義群眾。<sup>22</sup>在湖南天地會的支持下，太平軍在湘南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破郴州，拔永興，克安仁，下攸縣，占醴陵。「行五六百里，無一兵一勇與之面者。」<sup>23</sup>及至太平軍離湘入鄂，「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sup>24</sup>。湖南天地會的踴躍歸附，使在蓑衣渡之戰中受到嚴重挫折的太平軍很快恢復了元氣，使太平軍在數量上增加了許多倍，對太平天國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在太平軍出湖後，仍有不少天地會眾留在湖南堅持鬥爭。致使湖南的封建統治者「無日不在憂危恐懼中」<sup>25</sup>。湘軍成軍後，曾國藩為了保護後方，不得不把王鑫所統帶的一支精兵留在湖南鎮壓會黨。因此在湖南堅持鬥爭的天地會同樣有力地支持了太平軍的戰鬥。

<sup>18</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軍機處錄副奏摺，湖廣總督程矞采奏摺（咸豐元年七月初三日）。

<sup>19</sup> 《桂陽直隸州志》卷四，事記，第 9 頁。

<sup>20</sup> 江忠源：《答劉霞仙書》《江忠源遺集》卷一。

<sup>21</sup> 參見《巫法貴供》，《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第 29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年版。

<sup>22</sup> 參見《黃非隆供》《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第 21 頁。

<sup>23</sup> 《粵匪犯湖南紀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一冊，第 63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sup>24</sup> 曾國藩：《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sup>25</sup> 曾國藩：《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 湖南道州天地會起義

1852年6月12日太平軍攻克湖南道州，道州的會黨紛起回應。太平軍在道州「踞城月餘，四路招邀，從者更眾，遂另立道州大旗」<sup>1</sup>，大大地增強了實力，「勢遂復熾」<sup>2</sup>。太平軍離開道州繼續北上後，它所留下的火種仍在燃燒。

次年在湖南常寧、衡山、安仁、桂東等地均有群眾起事，或焚燒衙署，或攻克縣城。曾國藩認為此「皆由上年粵匪經過衡、永、郴、桂一帶，裹脅最眾，……以致莠民構煽，甘心從逆，動輒貼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sup>3</sup>。若撇開其中的污蔑之詞，上述情況當屬事實。在眾多的起義隊伍中有一支是何賤苟所領導的道州天地會武裝，何賤苟自稱「普南王」，所部以道州的岩頭村、寧遠的癩子山、常寧的五洞、桂陽的白水洞為據點，「發牌吊碼」，在永州府、衡州府及郴州十餘縣中擁有會眾四、五千人，開始在永州府以及毗鄰的廣西地區活動。<sup>4</sup>

1853年2月何賤苟在廣西灌陽，率眾千餘人「屯城西武侯廟，亟攻城不克，退清洞源九十九灣，據峻嶺，築土城」，為敵軍擊敗，退入湖南永明。<sup>5</sup>同年3月26日，何率部進攻道州縣城，時守敵兵力十分空虛，只得虛張聲勢，兵差「每人以兩手分執香燈循環往來東西

<sup>1</sup> 《平定粵寇紀略》《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一冊，第9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sup>2</sup> 江忠源：《答劉霞仙書》，《江忠源遺集》卷一。

<sup>3</sup> 曾國藩：《移駐衡山州折》（咸豐三年八月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奏稿，第2頁。

<sup>4</sup> 曾國藩：《衡永一帶剿匪未畢折》（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奏稿，第6頁。

<sup>5</sup> 《平桂紀略》卷一，第14～15頁。

街市，城上垛口亦如之，火焰燭天，號聲遠震」。兵臨城下的起義軍不知城內底細，被敵製造的假像所迷惑，「疑有備，宵遁。」<sup>6</sup>於此同時，隸屬道州天地會集結在白沙堡的另一支武裝在何綠、吳玉老十的率領下進攻常寧縣城，陣斬把總許得祿、典史吳世昌，曾國藩自衡州派勇會同常寧當地唐訓方、李孝經部的地主武裝聯合鎮壓，<sup>7</sup>起義軍戰敗，吳玉老十被俘。

7月，道州天地會起義軍李九擔穀等踞四廣橋岩頭地方迎擊敵人的進剿。該地「高山峻嶺，萬石嵯峨，……羊腸鳥道，奇險難行」。起義軍憑藉有利地形，擊潰敵軍，道州吏目郭品珍隻身逃回。直至次年1月，地主團練才攻陷了四廣橋起義軍據點。<sup>8</sup>

11月27日起義軍再攻常寧，一舉拔之。曾國藩派千總周鳳山及胞弟曾國葆前往鎮壓。12月1日雙方在常寧西南洋泉交戰，起義軍失利。隨後起義軍聯合嘉禾天地會尹尚英部南下，<sup>9</sup>經新田，於12月14日克嘉禾縣城，19日圍逼藍山縣城。曾國藩急忙加派侯選訓導儲攷躬等前去抵敵，12月24日在藍山東北古城地方打敗了起義軍。12月28日起義軍西進至道州四安橋，<sup>10</sup>周鳳山、儲攷躬和侯選知府張榮祖繼續追擊，起義軍在四廣橋頑強抵抗，「相持十餘日」<sup>11</sup>，終因寡不敵眾，在1854年1月6日的教頭坪之戰中失利，<sup>12</sup>起義軍撤離四廣橋他去。

1854年秋，朱洪英、胡有祿所領導的會黨武裝攻克廣西灌陽縣城，建立「升平天國」。10月31日朱洪英北上聯合何賤苟圍攻道州，該州馮崑登陴固守。次日馮崑將在獄的何賤苟家屬提出殺害，稟示城

<sup>6</sup> 郭崇輝：《麻陽縣尹郭品珍傳》，《遂川縣誌》卷十五，藝文傳。

<sup>7</sup> 《湖南省志》卷八十九，武備志十二，兵事四。

<sup>8</sup> 郭崇輝：《麻陽縣尹郭品珍傳》，《遂川縣誌》卷十五，藝文傳。

<sup>9</sup> 《嘉禾縣誌》卷二十一，詳異，事紀，第6~7頁。

<sup>10</sup> 曾國藩：《衡永一帶剿匪未畢折》（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奏稿，第6頁（其中四安橋之「安」疑為「廣」字之誤）。

<sup>11</sup> 《靖州鄉土志》卷一，志耆舊。

<sup>12</sup> 曾國藩：《衡永一帶剿匪未畢折》（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奏稿，第6頁。

上。起義軍攻城蓋急，連攻三日不下。11月6日起義軍在州城北五裏亭地方與游擊駱元泰所率來援清軍交戰，殺外委蔣景亭及兵勇十餘名。11月7日起義軍在蛇皮渡大敗清軍游擊蘇元林部，殺敵十餘名。自江華來援的清軍王鑫也受到起義軍的沉重打擊，被打死十餘人，包括王鑫、游擊周雲耀在內的近百人受重傷。一場血戰之後，起義軍決定避實擊虛，主動撤圍道州，進襲江華。王鑫等聞之，星夜回救。11月12日起義軍在江華城外三裏亭遭到清軍襲擊。11月18日由道州、江華撤退的起義軍在寧遠拱橋頭迎戰前來鎮壓的清軍，陣斬敵把總黎景星、重傷團練頭子周承謨。起義軍趁勝「追兵勇數十里」，近寧遠城北關而返。<sup>13</sup>11月下旬起義軍會合自廣西灌陽東進的會黨楊得金部猛攻寧遠縣城。知縣劉如玉糾集兵勇登陴死守，發炮抵抗，並與11月25日夜派兵「縋城焚燒城外民房」。從次日直至29日起義軍「更番出隊攻打城垣」，雙方相持不下。11月29日王鑫率軍馳援寧遠，和知縣劉如玉內外合擊，楊得金等四百餘人戰敗被俘。起義軍不支，撤至嘉禾縣。<sup>14</sup>

何賤苟在這一階段的作戰中表現十分出色。王鑫承認，在他的對手中「何賤苟……尤狡險神速，鑫在道、江、寧三次已盡窺其伎倆，此賊不死，終為吾楚之患。」<sup>15</sup>

1855年廣東天地會圍攻廣州失敗，兩廣北部的天地會紛進入湖南，擬取道北上與太平軍合。同年5月底朱洪英和胡有祿再次率部入湘，佔領東安縣城。9月10日清軍重兵重陷東安，朱洪英被迫自諸葛嶺營地撤退回廣西，前此數日，胡有祿已經撤退。<sup>16</sup>9月22日胡有祿都在湖南祁陽、邵陽邊界之四明山地區兵敗被俘。據胡有祿等人供

<sup>13</sup> 《寧遠縣誌》卷六，第3頁，惟將是戰時間記為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1月17日）。

<sup>14</sup> 駱秉章：《兩廣賊匪同時犯界各路均獲勝仗折》（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二日），《駱文忠公奏議·湘中稿》卷二。

<sup>15</sup> 王鑫：《複藍山張即山大令》（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轉引自《王壯武公遺集》卷八，第39頁。

<sup>16</sup> 王鑫：《會剿連獲勝仗，收復東安縣城並拔營跟追逸匪各情形稟》（咸豐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壯武公遺集》卷六，第14頁。



稱，何賤苟當時在起義軍中任前營都統，時改名何文華亦稱何文秀，已在四明山區的戰鬥中犧牲。<sup>17</sup>

何賤苟領導的湖南道州天地會起義，歷時二年半，起義軍的足跡歷經廣西灌陽、湖南永明、道州、常寧、嘉禾、藍山、江華、寧遠、祁陽、邵陽等地，拔常寧、克嘉禾，在湘南地區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道州天地會起義和太平天國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早在 1854 年初，曾國藩逐件查驗了被清軍繳獲的起義軍腰牌、令箭、圖記等，得出結論說，「實是一股會匪，與金陵之粵匪相通……此股會匪，實為湖南之巨患。」<sup>18</sup>在與天地會朱洪英部聯合作戰時，起義軍隊伍中還出現了「太平後營」、「太平天國將領」等旗幟，<sup>19</sup>再次證實了道州天地會確實是受到了太平天國很大的影響。

<sup>17</sup> 駱秉章：《東安竄賊分撲祁新官軍大捷生擒逆折》（咸豐五年九月十二日），《駱文忠公奏議·湘中稿》卷四。

<sup>18</sup> 曾國藩：《衡永一帶剿匪未畢折》（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奏稿，第 6 頁。

<sup>19</sup> 駱秉章：《兩廣賊匪同時犯界各路均獲勝仗折》（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二日），《駱文忠公奏議·湘中稿》卷二。

## 江西龍泉添弟會起事

天地會在江西有較長的歷史。早在乾隆十七年贛南就有天地會的活動，是年江西上猶人李德先、何亞四等人將天地會傳說中李開花、朱紅竹等人的名字寫在旗幟上，聲稱這些「天將，可以展召明兵」。同年秋，李德先等二十餘人豎旗設祭，聲言起事，旋與趕來鎮壓的官兵搏鬥，因寡不敵眾，據點被焚，起義遭到失敗，李德先、何亞四等先後被捕。<sup>1</sup>這是天地會在江西較早的一次起事。

至於添弟會則是天弟會之一支。嘉慶十六年秋，龍泉縣添弟會首領李魁升、盧三等人曾「傳徒惑眾，時出剽掠」，各鄉紳士當時糾合鄉勇進行鎮壓，搜捕會黨百餘人。<sup>2</sup>道光初年，贛縣又發生一起添弟會案件，據地方誌記載，該會「設洪二和尚牌位，蠱惑愚民，糾眾肆掠」<sup>3</sup>。洪二和尚是天地會早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江西添弟會為他設立牌位表明添弟會確係天地會的分支。

在太平天國時期，龍泉天地會是江西地區較早起來回應太平天國的會黨之一。龍泉添弟會於 1853 年 4 月在龍泉縣左安地方成立，首領為劉通義、胡志堯、沙老三、鄒春先等人。劉通義等倡立添弟會後，聚眾數千人「時出搶劫」，對地主階級的財產和封建統治秩序構成很大的威脅。地主鄉紳請求官府派兵鎮壓，知縣楊鋸、都司馬占魁聞報後督帶兵勇至左安堵剿，被起義軍擊退，起義軍遂乘勝焚毀都分司衙署。新任龍泉知縣田博厚急向吉安府

<sup>1</sup> 署江西巡撫鄂容安奏摺（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 664～665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sup>2</sup> 《吉安府志》卷二十，軍政志，第 40 頁，並可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軍機處有關檔案。

<sup>3</sup> 《贛州府志》卷四十三，第 48 頁。



請兵，清軍參將韓某帶兵從府城趕來鎮壓，起義軍不敵，別走他鄉。<sup>4</sup>

同年 6 月 15 日，劉通義、胡志堯率眾萬餘，自湖南桂東進攻上猶縣的營前，斬縣丞黃文楷、把總吳寶麟，<sup>5</sup>擊斃聯勇一百五十餘人，<sup>6</sup>燒毀文武衙署，給了敵人以有力的反擊。18 日起義軍進抵水廣下，打死頑抗的聯勇三十餘人，<sup>7</sup>巡道周玉衡問訊後急調南康縣知縣周汝筠帶勇五百名前去抵敵。<sup>8</sup>6 月 20 日起義軍在袁坑、江口一帶與地主團練交戰，斃敵十餘人，<sup>9</sup>旋在江口「分水陸兩路，徑攻縣城」<sup>10</sup>。起義軍在上猶縣城週邊連續作戰六小時，斬隨贛州鎮總兵阿隆阿前來救援的清軍外委趙士龍，<sup>11</sup>殲敵百餘名，並將阿隆阿和周汝筠緊緊圍在城中。敵軍一面「飛調塘江義勇赴援」<sup>12</sup>，一面極力堵禦。6 月 22 日黎明，敵人向起義軍猛烈反撲，起義軍數百人陣亡，損失較大，被迫向營前撤退，首領曾洪兆等五百餘人被俘。<sup>13</sup>

6 月底 7 月初起義軍轉移至水廣下和毗鄰的湖南桂東桂陽地界，沿途擊斃尾追的聯勇五十餘人，<sup>14</sup>並襲占了桂東縣城。清朝署桂東知縣范鑫等組織力量反撲，在敵軍的多路進攻下，起義軍由小路翻山撤退至湖南永興縣境，繼續抵抗，<sup>15</sup>後又折回上猶。湖南清軍越境追入江西，7 月 6 日候補府經歷孫第培等率軍向集結在竹坑地方的起義軍分路發起進攻，起義軍大敗，損失五百餘人，分水坳、洞頭、石角圍

<sup>4</sup> 《遂川縣誌》卷十八，雜類志，兵事，第 8~9 頁。

<sup>5</sup> 《上猶縣誌》卷十五，藝文，第 11 頁。

<sup>6</sup> 《上猶縣誌》卷十二，人物志，第 5 頁。

<sup>7</sup> 《上猶縣誌》卷十七，第 9 頁。

<sup>8</sup> 《南康縣誌》卷五，武事，第 10 頁。

<sup>9</sup> 《上猶縣誌》卷十七，第 9 頁。

<sup>10</sup> 《上猶縣誌》卷十五，藝文，第 11 頁。

<sup>11</sup> 《上猶縣誌》卷十二，人物志，第 8 頁。

<sup>12</sup> 《南康縣誌》卷五，武事，第 10 頁。

<sup>13</sup> 《上猶縣誌》卷十五，藝文，第 11 頁。

<sup>14</sup> 《上猶縣誌》卷十二，人物志，第 8 頁。

<sup>15</sup>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軍機處上諭檔，咸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上諭。

等處的據點也被敵軍平毀。<sup>16</sup>不久，起義軍「王」劉通義、「帥」胡志堯等六百餘人因寡不敵眾，被江西清軍捕獲殺害。<sup>17</sup>龍泉添弟會起義至此失敗。

<sup>16</sup> 參見《憶昭樓時事彙編》，《太平天國史料叢刊簡輯》第五冊，第 230～231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sup>17</sup> 《上猶縣誌》卷十五，藝文，第 11 頁。



## 關於小刀會起義的幾個問題

閩南小刀會起義時間長達五年之久，鬥爭地區遍及閩南大地和臺灣、金門等島嶼，沉重打擊了清政府在福建的統治，為配合太平天國運動的勝利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閩南小刀會起義作為近代會黨在通商口岸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對上海、寧波、廣州等其他通商口岸隨後爆發的會黨起義也有一定的影響。在組織上，閩南小刀會和臺灣天地會、上海小刀會有直接的關係。<sup>1</sup>

### 一、閩南小刀會與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密切關係

閩南小刀會和上海小刀會關係十分密切，這種關係和兩地頻繁的經濟往來是分不開的。在廈門除了有「北艚」來滬貿易外，還有橫洋船「自臺灣載糖至天津貿易者……謂之糖船。」<sup>2</sup>王韜談到在上海經營的這種糖船時說：「閩則從臺灣運糖來滬，所售動以數百萬金，於滬則收買木棉載回其地。」<sup>3</sup>福建的三不象糧船也常來上海運米。於此相適應，有些福建商人常住上海，如上海小刀會首領之一李咸池即「係龍溪縣人，早年出外在江蘇上海縣地方棉花行生理。」<sup>4</sup>另有不少福建水手也聚居上海。

眾所周知，閩幫是上海小刀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上海小刀會起義爆發後，旅滬的各階層閩籍民眾踴躍參加。福建水手在起義中起

<sup>1</sup> 閩南小刀會和臺灣天地會有關係可參閱臺灣天地會大起義中的有關部分。

<sup>2</sup> 《廈門志》卷五，《船政略》商船條。

<sup>3</sup> 王韜：《瀛濶雜誌》卷一。

<sup>4</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軍機處軍機處錄副奏摺（以下簡稱《軍錄》）：王懿德奏摺（咸豐三年十一月初三日）。